

人性的弱点，屈指不可数也，但是“避讳”二字，却是肯定的。为尊者讳，为贤者讳，将他们的“负面”真事隐去，又将他们的走麦城一笔抹煞。

比如拜读一篇纪念梁漱溟先生的名作，说梁先生“一生磊落，宁折不弯”，论老人“刚直不阿，仗义执言”。那么如何的“仗义执言”、怎样的“宁折不弯”呢？一是说1946年的“李闻事件”，先生置生死于度外，拍案而呼“取消特务”；二是说1974年的“批林批孔”，先生昂然独立，以匹夫之志为刘少奇辩护……

于是人们就奇怪了，从1946年到

1974年这28年间，梁先生是不是三缄其口，一句也没有“仗义执言”呢？不是的，最著名的一次，是五十年代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同志的辩论，先生认定真理，直议廷争。对于梁先生的“一生”，这是最“磊落”的一次，对于梁先生的“刚直”，这是最“不阿”的一会，竟被一笔“讳”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牵涉到伟人，所以便不能“直言”，也不便“直书”，叫做“为尊者讳”。这是一种“避讳”。

然而还有一种“避讳”，却不是隐尊者之讳，而是溢贤者之美。例如将伟人这一发展阶段说的话，按到那一个历史关头去，以说明尊者的“先知先觉”，似乎不这样“提前”，就显不出伟人的大智；又例如将集体的创造，放在贤者一人账上，以证明他的“力挽狂澜”，似乎不这样“浓缩”，就看不出伟人之伟大。

比如拉开中国改革大幕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都知道小平同志在其中居功甚伟。但是据我看到的不少“史说”，多说小平同志在“风未起草末之

第二种避讳 司马心

时，就一眼看清了改革的方向”；论小平同志在群众还未“将革命闹起来”时，就“站在时代的潮头，引发了农村改革

的巨浪”，这就令人诧异了。

关于这件事儿，我们最近在《北京日报》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路过来人杜润生老人的回忆，才知道在1979年的中央会议上，由于多数的反对意见，“小平同志并未当场就此表态”，只是说“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才好”。到了1980年4月，小平同志才正式表态，“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方法”……

说小平同志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支持包产到户，一点也无损于小平同志的伟大。小平同志为什么到1980年才拍板？因为他要“看一看”！小平同志不是先知先觉的“先验论”者，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善于从群众的创新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；小平同志从来深思熟虑，他的开明大气，恰恰在于他“不争论，允许看，但要坚决试”的宽广胸襟。小平同志不可能在农民还没创造出“包产到户”时，就“一眼看清方向”，也不可能在群众还没有实践时，就来“引发改革大潮”。小平同志要“看一看”，要说服多数人，他的“到1980年才正式表态”，恰恰十分符合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”的规律，十分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，也十分符合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。有什么必要，去搞另一种“避讳”，去“好心”地拔高尊者和贤者，结果将伟人几乎要送到神坛之上呢？

避讳总是不对的。不论哪一种“避讳”，都不是对历史、对事实负责的态度。“避讳”又多出于好心，而这种种“好心”，终然是要坏事的！

这几天在整理今年写过的文字，盘点曾经的心情。突发奇想，用PC的搜索功能查找关键词：“崇高”、“卑鄙”，十多万字的文件夹里居然找不到。暗自苦笑，至少说明我既对纷乱复杂的现实世界仍然保持着理性的怀疑与警惕，避免使用“大词”来泾渭分明地描述道德评判。同时，又被现代科技和制造享乐消费的时尚所胁持，游走于看似美丽的冷酷仙境里——目睹伪善者的种种行径，而“崇高”是否还能点燃消融冰雪，温暖心灵的篝火？

游历异国，在某个广场中央看到君主的铜像，为防止鸽子落在上面拉屎，腐蚀金属，铜像头部插满钉子，形如刺猬——“崇高”变得难以琢磨，甚至似是而非。有时，分明矛盾地感觉到对“崇高”的理解并不模糊，也许只因潜藏得很深，难以表白，而它又往往容易被平凡的名字突然唤醒。

1954年严冬，电波中传来阿贝·皮埃尔的呼吁：“今天凌晨3点，有一位女士冻死在巴黎街头，手上还握着住宅驱逐令……今晚就需要帮助，最迟是明天，我需要毯子、大帐篷、火炉……法国所有的城市、巴黎所有的街区都应该开设穷人庇护中心，在大门上写上这样的字样：受苦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请进大门来，睡觉、吃饭，恢复对生活的希望。在这里我们爱你……”仅仅几分钟后，整个城市开始行动了起来。回忆起这个“良知觉醒的冬天”，一位法国老人说：“在冒着寒风，跟随父母将衣物和食品送往捐赠点的途中，因为自己走得慢了一些，便遭到父亲的责备，说我被魔鬼遮蔽了眼睛，没有良心。”

皮埃尔被誉为“法国的良心”，也是全人类的良心。他一生奔走呼吁，为穷人、流浪汉，为所有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。他生前说过，“真正的和平缔造者，是那些皈依于普遍良知的人。”

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，终生致力于救助贫苦人，安抚绝望的心灵。一名得到她照

顾的麻风病人临终前说道：“我一生活得像条狗，而现在死得像个人。”特蕾莎辞世之时的个人财产包括一双凉鞋和三件粗布外套——一件穿在身上，一件待洗，一件已经破损。她是除了“爱”一无所有的人。然而，每天面对苦难景象的她在私人信件中多次表达怀疑自己的信仰，怀疑口口声声宣扬“爱”是不是种“伪善”。

“信仰的名字是‘理由’——支持生存的理由。无论有无信仰，每个人都有怀疑和黑暗时期，一个人的个性越强，他的净化过程就越强烈越漫长。”写到此处，再次默然念叨着他们的名字，试图获得一份其中蕴涵的能量。对我已然通晓的弱肉强食、成王败寇的“丛林法则”而言，他们展现出更真、更善、更美的人类进化之道。可还是不习惯用“崇高”来形容，因为怕太单薄，更因为想到，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圣徒，但圣徒必定是任何人中的一员！

顾的麻风病人临终前说道：“我一生活得像